編號：204
篇名：我的母親
作者：胡適
出處：《胡適文存》
出版者：上海書店出版社
寫作年份：20 世紀 30 年代
文白語體：白話文
字數篇幅：約 3060 字
表達方式：記敘

結構層次：
第一大段：寫「我」兒童時代的生活。（第 1 至 3 自然段）
第二大段：寫母親給了「我」做人的訓練。（第 4 至 12 自然段）
第 1 小層：承上啓下過渡段。（第 4 自然段）
第 2 小層：母親督促「我」用功讀書。（第 5 自然段）
第 3 小層：母親對「我」管束嚴厲。（第 6 至 7 自然段）
第 4 小層：母親待人仁慈、溫和、忍讓。（第 8 至 11 自然段）
第 5 小層：母親很有剛氣，不受人格上的侮辱。（第 12 自然段）
第三大段：母親對「我」產生了極大極深的影響，「我」感謝母親。（第 13 自然段）

篇章主旨：
這篇文章回憶了兒童時代從母親身上受到的良好影響。作者用平實樸素的語言，具體記敘了母親對「我」的教訓和母親待人接物仁慈、溫和、忍讓、自尊的美德，表達了對母親的深深的感激之情。

附：原文
我的母親

胡適

1 我小時身體弱，不能跟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。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。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我總是文謹謙地。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「像個先生樣子」，遂叫我做「麇先生」。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麇先生了。既有「先生」之名，我不能不裝出點「先生」樣子，更不能跟頑童們「野」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「擲銅錢」，一位老輩走過，見了我，笑道：「麇先生也擲銅錢嗎？」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，覺得太失了「先生」的身分！

2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，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，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，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。每年秋天，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「監割」，（頂好的田，水旱無憂，收成最好，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，打下穀子，兩家平分。）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。十二三歲時，我稍活潑一點，居然和一 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，做了一些木刀竹槍，偽得了幾副假鬍鬚，就在村口田裡做戲。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、劉備一類的文角兒；只有一 次我做史文恭，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，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。

3 我在這九年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零四）之中，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。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，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。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。有一次我們村裡「當朋」（八都凡五村，稱為「五朋」，每年一村輪做太子會，名為「當朋」）籌備太子會，有 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裡學習吹笙或吹笛。族裡長輩反對，說我年紀太小，不能跟太子會走遍五朋，於是我便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。三十年來，我不曾拿過樂器，也全不懂音樂：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，我至今還不知道。至於
學圖畫,更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,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。有一天,被先生看見了,挨了一頓大罵,抽屜裡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。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。

但這九年的生望,除了讀書看書之外,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。在這一點上,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。

每天天剛亮時,我母親便把我喊醒,叫我披衣坐起。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。她看我清醒了,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甚麼事,說錯了甚麼話,要我認錯,要我用功讀書。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,她說:「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。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,你要學他,不要跌他的股。」(跌股便是丟臉,出醜。)她說到傷心處,往往掉下淚來。到天大明時,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,催我去上早學。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;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,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。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,我拿了跑回去,開了門,坐下唸生書。十天之中,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。等到先生來了,我背了生書,才回家吃早飯。

我母親管束我最嚴。她是慈母兼任嚴父,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提我的一句,打我一下。我做錯了事,她只對我一望,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,便嚇住了。犯的事小,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。犯的事大,她等到晚上人靜時,關了房門,先責備我,然後行罰,或罰跪,或搥我的肉。無論怎樣重罰,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。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。

有一個初秋的傍晚,我吃了晚飯,在門口玩,身上只穿一件單背心。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王英姨母在我家住,她怕我冷了,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。我不肯穿,她說:「穿上吧,涼了。」我隨口回答:「娘(涼)甚麼!老子都不老子呀。」我剛說了這一句,一抬頭,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,我趕快把小衫穿上。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。晚上人靜後,她罰我跪下,重重的責罰了一頓。她說:「你沒了老子,是多麼得意的事!好用來說嘴!」她氣的坐發
抖，也不许我上去睡。我跪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东西，回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。医来医去，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。这是我的严师，我的慈母。

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，又是当家的后母。这种生活的痛苦，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一二。家中财政本不宽裕，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。大哥从小便是败子，吸鸦片烟，赌博，钱到手就光，光了便回家打主意，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，锡茶壶便拿出去押。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，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。但他总不够用，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。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，每人一盏灯笼，坐在大堂上不肯去。大哥早已避出去了。大堂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。我母亲走来走去，料理年夜饭，谢神，压岁钱等事，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人。到了近半夜，快要‘封门’了，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，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，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。做好做歹的，这一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灯笼走出去。一会儿，大哥敲门回来了。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。并且因为是新年的，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。这样的过年，我过了六七次。

大嫂是個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，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。她们常常闹意见，只因我母亲的和气榜样，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。她们闹事时，只是不说话，不答话，把脸放下来，叫人难看；二嫂生气时，脸色变青，更是怕人。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，也是如此。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，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，世间最不近情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还难受。

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，她更事事留心，事事格外容忍。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，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。我和她有小争论，总是我吃亏，母亲总是责备我，要我事事让她。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，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
子來出氣，一面打，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。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。有時候，她實在忍不住了，便悄悄走出門去，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，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。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。

11 每個嫂子一生氣，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，天天走進走出，板臉，咬嘴，打罵小孩子出氣。我母親只忍耐，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，她也有她的法子。這一天的天明時，她便不起，輕輕的哭一場。她不罵一個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自己苦命，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。她先哭時，聲音很低，漸漸哭出聲來。我醒起來勸她，她不肯住。這時候，我總聽得見前堂（二嫂住前堂東房）或後堂（大嫂住西房）有一扇房門開了，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。不多一會，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。我開了房門，她走進來，捧一碗熱茶，送到我母親面前，勸她止哭，請她喝口熱茶。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，伸手接了茶碗。那位嫂子站勸一會，才退出去。沒有一句話提到甚麼人，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，然而各人心裡明白，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。奇怪的很，這一哭之後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。

12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，最溫和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。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，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。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，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，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，大概總有甚麼好處給他。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裡，她氣的大哭，請了幾位本家來，把五叔喊來，她當面質問他，她給了某人甚麼好處。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，她才罷休。

13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。我十四歲（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個月）便離開她了，在這廣漠的人海裡獨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。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，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，如果我能寬恕人，體諒人，——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。